

496_一代聖言：(華嚴經疏懸談-第二門-2013_02_19)

「弘闡之流」：弘，就是弘揚佛法；闡，也就是啊，闡揚正教。弘揚佛法，闡明啊，這個正教。之流，就是這個流呢，就是這一類的人，就是這個法師。這個「流」啊，不是說流水的流，不是說這個水往東邊去流，或者往西邊去流，或者說這個佛法從印度流到中國來這個流，不是這麼樣講的。之流，這個流啊，就是那些個法師。

那些個法師呢，怎麼樣呢？「於一代聖言呢」：於這個一代；一代呀，就是佛啊，這一生，這叫一代。佛！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這一生啊，所留的這個聖言，這叫啊，一代，就是佛所說的這個教理，經典，教理，這叫**一代聖言**。怎麼叫聖言呢？聖人之言，不是啊，凡夫所說的，是聖人所說的。這個聖人呢，就是說的佛，佛所說的。但是其中也有菩薩說的，也有羅漢說的，也有天人說的，不過總而言之，這就是啊，都得到佛的印證，佛說可以的，你這個說的可以成爲啊，經；或者成爲論，給印證過，這叫啊，一代的聖言。

那麼現在呀，這一些個大菩薩，每一個菩薩都想自己呀，創一個宗，所以呀，就開宗了。「開宗就分教了」：又是天臺教，又是賢首教；啊，就分開呀，這個唯識法相這麼多教。又有「或直釋經文」：或者呀，就這麼照直著解釋這個經文，作出一部註解來。或者呀，用這一部經啊，就把它分開宗，開了一個宗，分出啊，幾教來，幾個教。好像**天臺就是啊，藏、通、別、圓這四教**。**賢首呢，就是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這五教**。

「以皆含得失故耳」：因爲啊，這個各有所長，就是得；各有所短，就是失。也就是有的對的，他所說的有的地方是對的；也就是有的地方又是不對的；所以說，以皆含得失故耳，有的說的很對，有的地方說的又不一定對。因爲這個呢，所以這個清涼國師，他作這個《華嚴疏鈔》的時候，要把這一些個宗啊，教啊，都分析一下。

且不分之意，略有五焉：一、則理本一味，殊途同歸故，不可分也。二、一音普應，一雨普滋故。三、原聖本意，爲一事故。四、隨一一文，眾解不同故。五、多種說法，成支流故。

「且不分之意，略有五焉」：前邊講這個第一種的離合，有的開宗分教，有的呢，就直解經文。那麼在這種種的說法的情形，就有得，有失，所以說啊，以皆含得失故耳。現在再把這個「不分」的這個這種意思來說一說。那麼這個大略有五種不分的意，這五種啊，都是不分的意。

「一、則理本一味，殊途同歸故」：第一種不可分的，就是啊，按著它那個理來說的。這個理呀，真理只有一個，所以說一味；一味呢，也就是一個真理。殊途同歸故也，它啊，殊途，那個道路，是啊，有分別，不同；可是啊，歸納回來，還是到這一個真理上。也就是啊，那「一本散為萬殊，萬殊仍歸一本」，這叫啊，殊途同歸，那個道路雖然不同，可是啊，所到的地方是一個，就到那個實際的理體上。

好像這美國，有人呢，都要去到華盛頓，華盛頓呢，就譬喻啊，一個實，實際理體。那麼想到華盛頓，到美京去啊，那四面八方從哪個地方都可以去的，不是一定從三藩市才去得，也不是一定從紐約才去得，也不是一定從芝加哥才去得。啊，這個道路不同，四面八方哪個道路都可以到啊，華盛頓去。所以呀，這就是理的一味，華盛頓呢，就是理的一味。那麼其它的城市呢，那就是殊途同歸，道途不同啊，可歸納起來，都到那一個地方去。「故不可分也」：所以呀，才說不可分，沒有什麼彼此的分別，這是第一點。

第二呢，「一音普應，一雨普滋故」：第二啊，是這個一音，一音呢，普應。一音，就是佛的一個聲音；普應，就是眾生啊，隨類各得解。音聲雖然是一個，可是啊，這個說法就不同。天人呢，聽著這個一音呢，就是說天上的人的話。人間的人聽著，就是說人間的話。那個畜生聽著，牠也懂，也明白啊，這佛啊，給牠說法呢。畜生既然懂了，餓鬼也明白；阿修羅，啊，也沒有這種的鬥爭堅固的心。所以這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，一音普應。

啊，一雨普滋，就是下一種雨，普潤一切的萬物，滋潤一切的萬物；一切萬物啊，得到這個雨啊，啊，都是欣欣向榮了，啊，欣欣向榮。就是欣欣，就是很快樂的樣子；向榮，就向那榮茂的那個途徑去走去了，這一雨普滋。在《法華經》啊，這個藥草喻品上，說這個雨啊，啊，令這個菩薩，得到菩薩的法益；羅漢，得到羅漢的法益；緣覺，得到緣覺的法益；凡夫眾生，得到凡夫眾生的法益，各得其益，啊，所以這叫啊，一雨普滋故；滋，就是滋潤，滋潤呢，這一切眾生。

「三、原聖本意，為一事故」：這個前邊所說的這個一音普應，一雨普滋，這都是啊，不可分的這個意思。第三、原聖本意，啊，原，是原來，就是本來那個佛的本意，佛的本來的意思。為一事故，他呀，為一件事啊，來出現於世。也是《法華經》說，**佛呀，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**

這個大事，是什麼大事呢？就是令眾生反迷歸覺這一件大事。因為佛啊，得到這個覺悟了，得到圓滿大覺了，那麼他也想令一切眾生一同得到啊，這個圓滿大覺。所以呀，原聖本意，為一事故，也是不可分的。

四、「隨一一文，眾解不同故」：第四種，就是啊，隨著這個經典所說的每一篇的文字，每一部經的文字，都是一樣。可是啊，眾解不同故；解，就是大家你有你的解釋，我有我的解釋。寫註解也是，啊，你這個註解，和我這個註解就不同，那麼各有所長，就各有所短，這是啊，不同故。

「五、多種說法，成支流故」：第五，這多種說法。多種說法啊，就是啊，那可真是胡說八道！這一種法，他說出一千種來。這個末法時代呀，單有那種魔王啊，來講法，這一種法，他講出一千種來。他，這個也是這個法，那個也是這個法，講了一千種，啊，把你講糊塗了！講的，啊，這一千種也不知道哪個是對？他說都對！都對，就不要說認識，就記清楚都記不清楚。這一種法，譬如說一個無明，啊，他就啊，有一千種這麼多的講法，真是把你講不明白？

那麼所以呀，成支流故，枝，就是末梢，就是末法；流，就是跑了，這個流，又不當啊，又不是當前邊那個法師啊，那個流了。這個流，就是跑了，把法都跑了。法跑了，就跑到什麼地方去？跑看不見的那個地方去了。成支流故，枝，就是枝末，就是那個樹的最上邊那個枝末，不是那根本了，跑到枝末上去了。

為什麼他能講一個法講一千種啊？那根本法就是這一個，他就跑到那個枝末上去找那個法去了，那個樹啊，找那個樹梢上去，枝末。流，就流啊，啊，流到沒有流了，它不是流到歸於大海了，流到沒有的地方去，所以呀，這有五種不可分的意思。所以呀，你多種說法就成支流了；所以這個法呀，有五種的意思不可分。

以斯五義，故不可分，分之乃令情構異端，是非競作，故以不分為得。

在前邊所講的五種的意思，所以說「以斯五義」：以前邊呢，所講的這五種的道理。「故不可分」：所以有五種的意思啊，就不可呀，分開。「分之」：如果你呀，勉強把它分開來講，「乃令情構異端」：那麼你很勉強的把它分開，這就是啊，不合乎本來的佛法了。情構異端，這個情，啊，就是啊，你這種的感想。感想，構，怎麼叫構呢？這構啊，也當一個「通」字講；也當一個「起」字講。通，構通到異端那裏邊去了；起，就生起呀，

這個異端來了。異端，怎麼叫異端呢？異端，就是啊，邪教，旁門左道，不合佛法的，這個法都叫異端。

在孔子說過，說，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」，攻乎，就是研究；你呀，去研究這個異端這個道理，斯害也已，這個一定有害處。所以呀，這用這個異端，情構異端，你這種啊，感想上啊，和這異端去相合了；分開啊，就變成異端了，異端就不是正法。

「是非競作」：你這有了異端了，就有是，有非了。你那個「是」，就說他那個是「非」；他那個「非」，又說他是「是」，你是「非」。在個人的立場來講，啊，你說你對，他說他對，誰也不承認這個不對，所以這叫競作。競作啊，這個競，就是爭，競爭了，就是辯論；辯論，啊，你說你這個道理對，他說他那個道理對，那麼誰也不承認自己是不對的，所以就競爭起來，競爭起來；一競爭，啊，就有是，有非了。

「故以不分爲得」：因爲啊，一分，就跑到異端旁門上去了，旁門左道上去。跑到旁門左道上面去，就會生出一種競爭來了，所以呀，這以不分呢，這是最好的；得呀，就是啊，最好了，不應該分，這是五種不分的道理。下邊呢，又有分的道理。

其分教者，亦有多義：一、理雖一味，詮有淺深，故須分之，使知權實。

前邊是「不分」，現在啊，又是「分」。爲什麼不分？又爲什麼分呢？不分，有五種意思。分呢，這個意思更多了。所以說「其分教者」：在這個教啊，把它分開，「也有多義」：這個意思很多。

那麼先講這第一，第一呀，就是講這個理雖然說是一味，可是啊，它詮顯的這個教理呀，又有淺的教，又有深的教。你不能以深的作爲淺，也不能以淺就認爲深了；那麼深者深，淺者淺，所以呀，要把它分析清楚了，分析明白了。所以說，「故須分之」：所以又應該把它分開來講，啊，「使知權實」：使令啊，這一切的學人，知道啊，哪一種法是權法，哪一種法是實法，那麼這個權實啊，要明白，這是啊，應該分的第一個意思。

二、約佛雖則一音，就機差而教別。三、本意未申，隨他意語，而有異故。

第二個分的意思，是啊，說啊，「約佛雖則一音」：若是按照佛的方面來講，雖然是啊，一音演說法，可是就機呢，若照著這個眾生的機緣，機宜，「差而教別」：這個機呢，就是一切的眾生；一切的眾生啊，有利根，有

鈍根。這利根呢，就是聰明；鈍根呢，就是愚癡，所以約著機來講，差而教別，那麼有所分別，這個教啊，也就不同了。

「三、本意未申，隨他意語，而有異故」：這個本意未申，就是啊，佛啊，爲一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。可是啊，在這個四十年以前，佛的本意呀，始終沒有說出；等到四十年以後，才說這個《法華經》，把佛的本來這個心意，都說出來了。那麼未申呢，就是沒有說出來，就是在啊，這個說藏教、通教、別教的時候，都沒有把佛的本意呀，這個本來的思想沒有說出來。

最後啊，才「暢佛本懷」，把佛這個本來這種懷抱啊，都很明白的說出來，所以說，本意未申，未申呢，就是沒有能說出來，申明了它。

隨他意語，隨他，就是隨眾生的意。這個意語，有「隨自意語」，就是說啊，佛啊，這一生所修所證的，自己所證得的，這叫隨自意語。又有「隨他意語」，隨他意語啊，就是隨一切眾生的機，機宜，來呀，說法；那麼用一種方便的法呀，來接引眾生，所以這叫啊，隨他意語。又有這個「隨自他意語」，那麼一半呢，說自證；一半呢，再隨著眾生的機，來呀，說法。所以說啊，隨他意語，而有異故，有啊，不同的這種說法。

四、言有通別，就顯說故。五、雖分權實，須善會佛意，有開顯故。

四種啊，分開的意思，因爲啊，有通，又有別。通，就是通於諸經，所有的經典都相通著；別，就是別於此經，就是單單呢，這一部經講這個道理，其它經典呢，就沒有講。所以呀，這言有通別的這個意思，是「就顯說故」：就著這個顯教來說，不是密教。顯，就是人人呢，都看得見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呢，都可以聽見，很顯明的，人就容易懂了，裏邊呢，沒有什麼秘密的。

就是秘密的呢，就是「爲彼說，而此不知；爲此說，而彼不知」，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叫啊，秘密法。那麼現在應該分開來了，這不是秘密法，這是顯教的，就顯說故，就這個顯教啊，來說的，這可以分的這個道理。

「五、雖分權實，須善會佛意」：這個第五種可分開的意思，就是說啊，雖然有權教，有實教這個道理不同，可是啊，你也不能執著，你要善會佛意！善會呀，就是善體佛意，體會得呀，這個佛的意思。就是啊，明白佛所說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是一個什麼用意，啊，爲什麼他說權教呢？喔，他是爲實施權。爲什麼有個實教呢？啊，他開權顯實，把這個權教開開了，就把這個實教露出來，顯出來。

所以呀，你要啊，明白當時佛所說這一部經典，和這個教理這個意思，他爲什麼說這一部經典呢？啊，他是爲這一類的眾生說這種的法。啊，爲利根的人，他就說啊，般若法。爲鈍根的人呢，他就說因緣法。鈍根的人你若和他說般若，啊，他根本就不明白？啊，就好像有人說，你若明白了，我不講，你也會明白；你若不明白呀，我講，你也不明白？啊，他說，這是什麼話？這說的什麼？爲什麼他不懂呢？這就叫鈍根。

鈍根，他又覺得，啊，他這一說，不把我壓住了嗎？他就說，哦，沒有人這麼講的！因爲他不會這麼講，所以他以爲人，也都和他一樣的，都不會這麼講了，這就啊，你給他說這個這種法，他就不明白。那麼他卻又急著明白了，啊，他也說你這個還不對，有人給他解釋明白了，他還說你這個不對，沒有這麼回事！那你說有哪門一回事？

這個世界啊，也沒有「有」這麼一回事，也沒有「沒有」這麼一回事。你說「有」，又是執著；說「沒有」，啊，執著更大一點！這一切法，皆是佛法，皆不可得，什麼法有啊？

啊，六祖大師說的，啊，我若有啊，頭髮這麼多的法呀，傳給你，那就是欺騙你！那麼既然這樣子呢，有和沒有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沒有什麼關係了。那又何必那麼執著呢？啊，何必爭長論短呢？好比說，哦，你那個對呀，我這個不對啊！啊，我這個不對，我這個對，你那個不對！沒有對，沒有不對。所以呀，這一切法，皆是佛法，皆不可得；不可得這個法，才是個真法，所以這叫善會佛意。

「有開顯故」：佛呀，到最後，有人問他，說佛說這麼多的經典，我們怎麼樣流通的？佛說，我什麼時候說過經典的？我一個字都沒有說過，你怎麼說我說經典呢？一個字都沒講過！那麼你說這有這麼回事，沒這麼回事？佛啊，是個大覺者，他說了都不承認！難怪這一個老古董啊，他說沒有這麼回事，這也是明白的話。

哈，也是，因爲釋迦牟尼佛說那麼多經典，他都沒說，自己都不承認，說我沒說！這個是說的什麼？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也」，就是叫人離開這個執著。那麼既然離開執著，你要說「有」，也是執著；說「沒有」，又是執著。「有」、「沒有」都不管它，這是無罣礙。「無罣礙，故無有恐怖」，你沒有執著，就沒有罣礙；沒有罣礙，就無所恐怖。